

梦 露 史 泰 龙



8

世 界 巨 人 百 传

梦 路

(1926—1962)

黄先荣 编著

丛书总序

郭锣权

海天出版社推出《世界巨人丛书》一百种，这是一项富有远见卓识的丛书工程，它将是我国亿万青少年，求知、进取、做人、成才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时代需要这种优秀的精神产品。

人类历时几千年铸成了文明金字塔，人类付出的是艰辛、智慧和鲜血。这座标志着文明史的金字塔，是地球有史以来无数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企业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奋斗结晶和成果。他们为人类文明史竖立的丰碑是不朽的。他们将永远铭刻在世人的心田里。

高尔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1916年12月，正是这位俄罗斯的大文豪，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主编的《名人生平丛书》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55年间，共出版了千余种名人传记，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希特勒兵临莫斯科城下，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没有间断过。半

个世纪以来,这套丛书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苏联青少年,使他们可能成长为新一代的苏联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生、诗人、宇航员和一大批有作为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苏联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生前曾深情地回忆说:“这些书使我欢喜欲狂,每逢节日,爸爸、妈妈都要把这套丛书的新书作为贵重的礼物送到我的手中,我读过托尔斯泰、华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牛顿等许多名人的传记,我要永远感谢马克西姆·高尔基。”

传记文学无疑是 21 世纪的主流文类。今天阅读和欣赏传记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广泛,传记文学的出版事业方兴未艾。在古今中外的传记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非司马迁和普鲁塔克莫属,中国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古希腊传记大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历史地位几乎是同等的。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感叹道:“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使我倾倒、折服,我看他的作品时如痴如醉,我的情感,我的音符,我的乐谱,我的第六感观和他的作品融化在一起了。”

青少年朋友们,世界巨人的传记作品是人生旅途上的永恒伴侣,也是启开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我们企盼青少年朋友们从传记作品中汲取营养和教益,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为 21 世纪的中国奋斗不懈。21 世纪的中国呼唤巨人,呼唤千千万万个像达尔文、诺贝尔、达·芬奇、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师和精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宋朝爱国名将岳飞赋《满江红》一首词中的千古绝唱,让我们以此共勉吧。

娇俏身姿，绝代芳容，
轰动全球的旷世艳星，
她用血肉之躯打开了事业的通道，
又用刻苦学习铸就了人生的辉煌，
她开创了“MM”（玛丽莲·梦露
缩写）时代……

前 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曾经风靡了整个西方，此后又躁动得世界日夜不宁的美艳巨星玛丽莲·梦露，其生前充斥着忘命的苦斗和血腥的拼争，死后只得任人评说。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看，总掩盖不了这样冷峻的事实和历史：在玛丽莲·梦露的各种绯闻后边有两条：一是她对电影业的贡献，二是她对幸福的孜孜苦求。

关于她的各种传记、野史、艳闻和利用她的声名卖钱的文章，几乎没有以她的事业心和拼搏精神为主线来书写的，这是对这位明星的不公。

玛丽莲·梦露出众的 50 年代，美利坚合众国还处于相对保守的意识形态之列，有几个人站出来对她泼脏水，全在情理之中。到了今天，现代文明飞速前进，敏悟的现代人该拿起现代的武器来为这个故人“正名”了。

她是一位善良通情的、美丽迷人的、充满诱惑的、勤奋拼争的女人，她和通常我们所认识的天生丽质的女人不同，她决不仅仅靠肉体成名，寒窗奋发和锲而不舍一齐造就了她。

每一时代每一特定领域，都有大众欣喜倾国倾城之秀色，

而每一乡村每一民间，也有自己认可的名花艳草。可是，没有一个女人的名气能像玛丽莲·梦露那样经久不衰，甚至包括那些诋毁她的人，其内心深处一定太在乎她。

这个美貌绝伦的女人，是不同国籍的人们所公认不讳的艳星，是全面性的性崇拜偶像，你可以恭维她，亦可以贬损她，但绝不会忽略她和忘怀她，她跨越了国度、意识形态和时空的森严壁垒，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非凡人物。

60年代初，美国颇具权威的大众传播网排出了一张朱红色名单，列举最受欢迎的十位名人，玛丽莲·梦露遥遥领先，高居榜首，那些权倾一时的政治家名扬环宇的作家和富得流油的企业界名流，全都成为这份名单中她的属下，多年淬炼，鱼蛇成精。

她出身寒门，际遇不幸，从小饱尝人世艰辛，从艺后励精图治，精益求精，给后世留下了艺术珍品。作为好莱坞最具代表性的影星之一，她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坎坷一生，心力交瘁，以至精神失常，最后像一颗流星划破天际，只留给后人无量的叹息。

最初的日子从黯淡凄冽开始，玛丽莲·梦露凄苦一生，一波三折，其处境甚至比今天全社会救助的农村失学小姑娘还苦。历史将像无意中演绎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浑身充盈着才气的女人并不能与幸福的占有成正比，这玩笑太令人心酸了，历经千磨万击终获事业成就的玛丽莲，成功也即意味着失败，不仅其职业生活步入了困境，而且还陷入了个人生活的作茧自缚之中，她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坐在人世的跷跷板上，上下晃动，难以平

衡，终于一天倒在金色光环的虚幻之中。

这以后，岁月由沉雄转入平淡，这是大自然固有的法则，它指引我们去忘却悲伤，留驻靓丽，以及留下那上结清澈凄婉的倾诉。于是，她的前生后世全都演衍为袅袅青烟，飞撒这个撩拨人的世界，清纯、辽远、幽谧神秘而至朦胧……

拂去历史的尘烟，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丽莲·梦露的时候已经来临。

目 录

前 言	1
1 含辛茹苦而后辉煌	1
苦涩岁月	1
荆棘遍地	14
学而无厌，业精于勤	29
2 说不尽死后生前	42
玫瑰情结	42
美在演技中	54
麦当娜以梦露为师	64
3 从峰巅下滑	68
从影的辉煌	68
做个平常女人真难	79
忧患余生	89
4 艳星陨落	99
香消玉殒	99
死因探谜	106
没有死的梦露	119

1 含辛茹苦而后辉煌

苦涩岁月

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被人遗弃几进孤儿院的孩子，一个叫作“行李儿童”的孩子，一个11岁就遭逢厄运的孩子，一个16岁就介入成人生活而早婚的孩子。

梦露原名诺玛。琼·贝克，她后来的玛丽莲·梦露是从影后一位大导演为她取的艺名，从此便以此名字成名于世，留香于世。

玛丽莲的一生极其困苦，特别是她的童年和青年苦挣苦扎时期，她的贫困、悲凄、受辱和寂寞，为一般明星级人物所不完全具有。

好莱坞电影胶片显像所，是电影业的重要环节，处

于 1925 年的默片时代，显像所从事的剪接页片的工作尤其显得举足轻重。

葛蕾迪丝·梦露·贝克这位辛勤的剪接女工，正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她就是梦露的生母，一个漂亮的女人，只是因为身患精神分裂症，被她的前夫遗弃，又成为电影厂和显像所一些寻花问柳人物的追逐目标。

梦露生母的病源是祖上遗传下来的，梦露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有同类病史，两位清贫的老人均死于精神病。

贝克本不想生下这个不知生父是谁的孩子，因为她自己身患重病，也没有余钱来让孩子活命。可是，造化偏偏要为世界留下这个小生命，贝克还没来得及清理好自己的思绪，她突然发作，大汗淋漓，一个人忍着痛走进了洛杉矶综合医院，生下了这个苦命的没有父亲的孩子。她的妈妈为她取名“诺玛·琼·贝克。”

小贝克出生后仅 12 天，离“满月”尚早，母亲为谋生就遗弃了她，送给一户人家喂养。从第 13 天开始，到她长到 7 岁，小贝克一直像一只皮箱，被人提来送去，辗转来去，她成了“行李儿童”。虽然她生得乖巧，形容鲜丽，监护的人家总怕将来得不到她的认可，这样的结局自然只能使贝克在数家妇女主人手中不断地短暂交接。这期间，母亲也想把她赎回家，可一次回家后几

乎被精神病的外祖母闷死，生母虽然精神分裂，对自己的骨肉却没有寻死不管的道理，她于是撒手让“行李儿童”去周游社会，自己也于5年后住进了精神病院。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小贝克就这样在流离失所的童年时代饱受磨难，备尝艰辛。一直到7岁，她的妈妈从精神病院出来，把小贝克接来身边，终于和母亲生活了一小段天真的时期。好境不长，约摸半年，母亲旧病复发，嚷嚷着要杀人，精神分裂症是难治的病，时好时坏，不能断根，而此刻，老母的病状已入顽固期，从此一病不起，又被送回精神病院，一直被禁闭着，玛丽莲·梦露长大成人，举世闻名，以及最后死去她都若明若暗，弄不清楚。她的医生说，她是过于信奉了宗教的罪源说，认为自己前世做过坏事，才被男人抛弃和生活处于拮据，因而时常躁动不安。

关于梦露的生父，母亲在身体平康时告诉过她，说是生父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

母亲住进了医院，梦露又成了“行李儿童”，提了一段时间，先由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后来这对夫妇要回国，好心的英国人郑重地把这个玲珑有致、亭亭玉立的小女孩托付给了洛杉矶孤儿院。

对这一段历史，成名后的梦露记忆犹新。在孤儿院里，一间宿舍里住进四、五十个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

儿童，床被编了号，最好的一张床是 27 号，所谓好，无非就是铺厚一点盖好一点。27 号床成为孤儿院的荣誉床，乖巧懂事的孩子都争着在阿姨面前表现好，以夺得那一床的占有权。梦露就是这样的竞争者。

孤儿院的吃食十分简单而粗糙，每个儿童手持一个洋铁杯，既无刀叉也无玻璃杯，他们就靠喝些稀粥一类的东西存活。直到她逝世前一年，在访问墨西哥儿童院时，玛丽莲失声恸哭了一场，并向儿童福利部门捐赠了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她说：“我在孤儿院住过，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在孤儿院上学、读书到中学，11 岁那年，她来到安娜姨妈家中，安娜是因为自己信教，又在孤儿院看到了小贝克的怜相，便主动地把她领回家中喂养，安娜是小贝克童年生活中最值得怀念的人，她第一个给梦露以人情的温暖，使小贝克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艰涩日子，而特别重要的是，她让小梦露打开了一扇生活之门，使她在 11 岁时便开始迷上了电影，瞄准了好莱坞。

安娜姨妈家就在好莱坞附近，不时地，姨妈带着小贝克来到这座梦幻般的电影城。小贝克一蹦老高，跟着安娜在好莱坞的大道上溜达，突然发现了一块水泥地上印着手印脚印腿印，姨妈告诉她这是电影明星们留下的；姨妈又应她所求在好莱坞影剧场去看电影，一块充

满神奇魔力的生活天地于是在小贝克心灵中伸展。她喜欢男性演员，尤其喜欢扮演林肯的演员和那个留着一小撮胡子的“电影皇帝”克拉克·盖博，林肯和盖博的形象填补了生父在她心目中虚置的空位。

到了 13 岁，小贝克已长得珠辉玉立，人见人爱，男孩子总爱与她唠叨搭话，弄得一些女同学心中不畅，倒过来攻击她：“女妖精”，“捣蛋鬼”、“没有父亲的私生子”：

小贝克对“女妖精”，“捣蛋鬼”，没有表示愤慨，因为她明白自己在男生中的地位，正是这两个名词所垒筑起来的；偏偏被“私生子”一词刺痛了内心，一下子和女孩子打了起来。

打架并没有解决“没有父亲”的问题，灵巧的小贝克马上想到了林肯和盖博：

“我有爸爸，我的爸爸是亚伯拉罕·林肯。”

“克拉克·盖博是我的父亲。”

克拉克·盖博与玛丽莲·梦露自小就有了这份亲缘情缘，一直到末年的 1961 年，两位同是好莱坞巨星的不合时宜的人同台演出了他们最后的一部影片：《不合时宜的人》，影片拍完后没有剪接，回到家里，剧烈的疼痛使盖博无法忍受，送到医院时结论为动脉血栓症，几天后他就溘然逝世。次年，“不合时宜的人”玛丽莲

· 梦露也撒手而去，宣告了一对影坛名角不为时宜所容的残酷现实！

小贝克在幼年时即被人奸辱，犯案者是一位邻居，他给人以完美的印象，彬彬有礼，修养得体，深得姨妈好评。一天，姨妈做宗教弥撒去了，小贝克放学进不了家，即被这位先生劫留，以糖果饮食为钓饵，野蛮地强暴了她。奸后，他告诫小贝克不许乱传，可小贝克生性活泼，竟把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安娜姨妈，姨妈当即堵了她的嘴：“不要乱说，他是个好人！今后也不许乱谈！”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奇怪的是，竟因没有追究这个色鬼的罪愆反而使小贝克得以更长久的安宁。此后，天生丽质的小贝克成长为螓首蛾眉般的乖姑娘，该找人家户自寻出路了，这既是贫病交加的母亲的希望，也是安娜姨妈的一腔宏愿。1942年，才16岁的少女就面临着离开花季闯入成人世界的早熟期。

她们家的邻居一个叫吉姆·多尔蒂的，21岁，体魄强健，足球也踢得很棒，更重要的是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在殡仪馆给尸身作防腐，后来又调配去航空公司当装配工。

多尔蒂与琼·贝克的接触开初是无意识的，他喜欢她，呵护她，但不愿娶她，因为她太小。直到大人们

威胁他，不结婚就得把琼·贝克送往孤儿院时，他同意了，到6月19日，他俩草草地举行了婚礼。

少年妻子虽然很美，却不会烹调，无法照料上班归来的丈夫。丈夫并不生气，总是耐心地开导她学做家务，并不时给她以褒掖。梦露的第一任丈夫虽然不是名人，虽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运气，可作为一个男人，他做到了尽其所能。

那是二战时期，身强力壮的丈夫没能逃脱服役的苦差，他参加了大战。留下年轻的妻子在家，他让她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也算有了个依托。他们两小无猜；飞鸿往复，她几乎每天都在记日记、写情书，两人在分开后的感情生活达到了结婚以来的最高点。

1944年，年轻的妻子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她在工厂里为飞机喷漆，漂亮的女人穿着肮脏的外罩干活，没人注意她。上班四个月后，男人们才开始留心这个美人儿，约会不断，但梦露还是坚守了“军嫂”的贞洁，没有与他们来往。

梦露的第一次婚姻虽然是别人安排的，却又是平静无波的，它过得张弛有度，涛浪相随，和所有的平凡人们一样。如果她就这样过下去，不再创造新的生活图景，也许，她也会幸福地永远默默无闻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哄炒她，而自己却也长寿安康。

此间，她和多尔蒂书来信往，梦露开始自己看书学习。她在给丈夫的信中，不时引用诗人作家的名句，深得丈夫赞赏。多尔蒂经过海外两年的奔波后，第一次回到了家，她赶到火车站迎候，两人坐上公共汽车往大街上豪华的汽车旅馆去住，纵情地倾吐离情别意，接连几天不出房间门一步，相互依偎，如胶似漆。不到十天，多尔蒂重返沙场，琼·贝克又上工厂，重新为生活而含辛茹苦地干开了。

飞机厂对琼·贝克的工作是很满意的，不过，二战期间，到处纷纷扬扬，失业率高，找工作难，她的工薪也就十分微薄，以至于想买几件便宜的夏装秋衫也不敢付诸实行，每天工作 10 小时，有时还要临时性为国加班，为前线将士奉献，而固定的月薪收入仅为 20 美元，将工资领到手后，大部分交了婆母，余钱自己存起来，她还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为自己制作一身像样些的服装。这时节，一个意外的事件使她从工人的角色演绎为艺人，她的命运从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44 年底，希特勒已经穷途末路，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进入了战略大反攻，二战阴云开始舒缓地散去，战争已进入尾声。正当此时，需要鼓舞士气，迎接胜利的曙光，战地电影制片厂的随军记者、摄影师戴维·康纳弗奉命回到国内，为《扬基》杂志寻找漂亮女郎